

徐学 编选

我的另一半

台湾作家的伴侣情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封面设计：金 竞

我的另一半

——台湾作家的伴侣情

徐 学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ISBN 7-5360-1372-8/I·1221

定价：5.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台湾三十多位作家描写自己另一半的佳作。一卷在手，既可饱览作家生花妙笔写就的至情之文，又能从中领略当代台湾文坛种种趣闻掌故轶事。本书是四十年来台湾散文艺术总体风貌和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亦可作为剖析台湾家庭观念婚恋意识的第一手社会学资料。

编选者徐学为大陆专攻台湾当代文学的青年教授，著有《隔海说文》、《80年代的台湾》、《台湾新文学概观》等书，由他编选的《台湾幽默散文选》、《台湾爱情散文选》等书在读者中深受欢迎。

爱 情 篇（代序）

张 晓 风

1. 两 岸

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如两岸。

如两岸——只因我们之间恒流着一条莽莽苍苍的河。我们太爱那条河，太爱太爱，以致竟然把自己站成了岸。

站成了岸，我爱，没有人勉强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站成了岸。

春天的时候，我爱，杨柳将此岸绿遍，漂亮的绿绦子潜身于同色调的绿波里，缓缓地向彼岸游去。河中有萍，河中有藻，河中有云影天光，仍是国风关雎篇的河啊，而我，一径向你泅去。

我向你泅去，我正遇见你，向我泅来——以同样柔和的柳条。我们在河心相遇，我们的千丝万绪秘密地牵起手来，在河底。

只因为这世上有河，因此就必须有两岸，以及两岸的绿杨堤。我不知我们为什么只因坚持要一条河，而竟把自己矗立成两岸，岁岁年年相向而绿，任地老天荒，我们合力撑住

一条河，死命地呵护那千里烟波。

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相同的雨，相同的水位。乍酱草匀分给两岸相等的红，鸟翼点给两岸同样的白，而秋来蒹葭露冷，给我们以相似的苍凉。

蓦然发现，原来我们同属一块大地。

纵然被河道凿开，对峙，却不曾分离。

年年春来时，在温柔得令人心疼的三月，我们忍不住伸出手臂，在河底秘密地挽起。

2. 定义以及命运

年轻的时候，怎么会那么傻呢？

对“人”的定义？对“爱”的定义，对“生活”的定义，对莫名其妙的刚听到的一个“哲学名词”的定义……

那时候，老是慎重其事地把左掌右掌看了又看，或者，从一条曲曲折折的感情线，估计着感情的河道是否决堤。有时，又正经的把一张脸交给一个人，从鼻山眼水中，去窥探一生的风光。

奇怪，年轻的时候，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定义，以及命运。年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过，人原来也可以有权不知不识而大刺刺地活下去。

忽然有一天，我们就长大了，因为爱。

去知道明天的风雨已经不重要了，执手处张发可以为风

帜，高歌时，何妨倾山雨入盏，风雨于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一方共同承风挡雨的肩。

忽然有一天，我们把所背的定义全忘了，我们遗失了登山指南，我们甚至忘了自己，忘了那一切，只因我们已登山，并且结庐于一弯溪谷。千泉引来千月，万窍邀来万风，无边的庄严中，我们也自庄严起来。

而长年的携手，我们已彼此把掌纹叠印在对方的掌纹上，我们的眉因为同蹙同展而衔接为同一个名字的山脉，我们的眼因为相同的视线而映出为连波一片，怎样的看相者才能看明白这样的两双手的天机，怎样的预言家才能说清楚这样两张脸的命运？

蔷薇几曾有定义，白云何所谓其命运，谁又见过为劈头迎来的巨石而焦灼的流水？

怎么会那么傻呢，年轻的时候。

3. 从 俗

当我们相爱——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清雅飘逸，仿佛有一个新我，自旧我中飘然游离而出。

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从每一吋皮肤，每一缕思维伸出触角，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凡。

相爱的人未必要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在小说里都是这样说的，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一眨眼便已暮年，而他们始终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凄美的回忆。

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小说，我们要朝朝暮暮，我们要活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要相厮相守，相牵相挂，于是我们放弃飞腾，回到人间，和一切庸俗的人同其庸俗。

如果相爱的结果是使我们平凡，让我们平凡。

如果爱情的历程是让我们由纵横行空的天马变而为忍辱负重行向一路崎岖的承载驾马，让我们接受。

如果爱情的轨迹总是把云霄之上的金童玉女贬为人间烟火中的匹妇匹夫，让我们甘心。

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我们要合在一起下注。

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戏码，我们要同台演出。

于是，我们要了婚姻。

于是，我们经营起一个巢，栖守其间。

有厨房，有餐厅，那里有我们一饮一啄的牵情。

有客厅，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他们的高谈阔论。

有兼为书房的卧房，各人的书站在各人的书架里，但书架相衔，矗立成壁，连我们那些完全不同类的书也在声气相求。

有孩子的房间，夜夜等着我们去为一双娇儿痴女念故

事，并且盖他们老是踢掉的棉被。

至于我们曾订下的山之盟呢？我们所渴望的水之约呢？让它等一等，我们总有一天会去的，但现在，我们已选择了从俗。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电铃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

目 录

爱情篇（代序）·····	张晓风（1）
我的另一半·····	琦 君（1）
千里姻缘·····	张秀亚（7）
他的点滴·····	王令娴（16）
生长在古宁头·····	古 月（21）
大胡子与我·····	三 毛（26）
心曲·····	徐蕙蓝（38）
三头六臂·····	丘秀芷（41）
响自小径那头·····	刘静娟（48）
下雨天更会联想到你·····	罗 英（54）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张晓风（56）
芦花翻白心似雪·····	古 梅（61）
最没有情调的人·····	钟桂贞（67）
吾宅吾家·····	爱 亚（70）
我的新郎·····	晓 梅（75）
糊涂岁月·····	袁琼琼（80）
所谓男人·····	袁琼琼（86）
我家的“瘦皮猴”·····	叶美霞（89）
我爱·····	桑 柔（93）

伴	言 曦 (98)
无河之狮	司马中原 (109)
我家“二姑”	喜 乐 (113)
这里是埃及	子 敏 (118)
太太是谁家的好?	董保中 (124)
湖	隐 地 (130)
在台大女生第五宿舍前排队的日子	王润华 (135)
人人都说好姻缘	慕 天 (143)
我的乡下老婆	常 茵 (152)
金不换	亮 轩 (156)
家有“名妻”	刘海北 (166)
矛盾，你的名字是太太	李牧华 (172)
好的另一半	蓉 子 (181)
记忆的快镜头	罗 门 (185)
“被害者”	痙 弦 (192)
花非花	桥 桥 (194)
我们	张晓风 (196)
善变的女人	林治平 (202)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温瑞安 (208)
错觉却是温婉的	方娥真 (214)
编后记	徐 学 (216)

我的另一半

琦 君

俗话说：“年少夫妻老来伴。”又说：“不是冤家不碰面。”中年以后，和“冤家”厮守在一起，彼此欣赏着对方的优点和缺点，这份乐趣，也许更有胜于“含饴弄孙”呢！

我的那一半，自然是优点多于缺点。即使是缺点，在他自己看来，都是优点——男子汉的通性，大丈夫的气度，所以做妻子的也没有不欣赏的自由。

他的特色太多了，我先说哪一样呢？对了，慢动作。他的慢动作是他的服务机关全体同仁都知道的。下班时，四个人合坐一辆计程车，总三缺一，总得等他。他慢条斯理地整理公文，慢条斯理地分别收进抽屉或铁柜，锁上了，拉两下，再拉两下才放心。然后慢条斯理地走到电梯口，电梯太挤宁可走下去，为了安全。等得大门口的三个人直叹气，说他是“老虎追来了，还得回头看看是公的还是母的”。真沉得住气。就为他这么慢，做事倒真的很少出错。他说：“忙中不一定有错，快中才有错呢！”也不无道理。再说候计程车吧，也总得挑选：车子太旧的不坐，不干净。司机太年轻的不坐，因为年轻人喜欢开快车，不安全。嘴里叼着烟卷的不坐，烟和烟灰喷向后座受不了。竖眉瞪眼的 不坐，免得悻

气。非得选一辆八成新以上的车辆，司机中年以上，看去慈眉善目的，他才肯举手招呼他停下来。真难为那三位伙伴，得付出多大的耐心陪他等。但他们尽管嫌他太慢，却也不和他拆伙。因为车钱由他管，每月结帐一次。哪一个少坐几次，哪一个带朋友补空缺，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车钱三十一，四二添作五，公平合理，因为，他本身干的就是一丝不苟的会计工作。

因为他是会计人员，他也把公事房的那套记帐方式搬到家里来，教我于日常家用记分类帐。列出菜金、交通、娱乐、交际、医药等项目专栏，叫我于花钱后分别记入，于月底结算时，可以看出家用支配是否合理，哪一项是否超出预算。刚开始我大感兴趣，认为这真是最好的家庭计划经济，可是记了一阵子，就感到分类太细太繁复而且许多支出搅和在一起，很难分类。比如说坐计程车去西门町看电影，车钱属于交通费，票钱属于娱乐费，应该记入哪一项目之下呢？如请朋友一同看，那么应该归入交际费呢？还是娱乐费呢？再比如坐计程车看病，花的钱也得分别记入交通费与医药费两项之下，记得我五心烦躁。当家庭主妇又不是公务员，何必如此一点一画认真呢！有时太忙忘了记，两三天后再来回忆记倒帐，记着记着，就变成一片糊涂帐。每项结算下来，收支结存都对不起来，我说：“对不起来的数目，就算它‘呆帐’好了。”他哈哈大笑说：“怎么叫呆帐呢，付出收不回来的钱才叫呆帐。”我说：“我们用出去的钱难道还收得回来吗？”他摇摇头叹口气说：“没办法，你会计学根底太差了，连基本

的常识都没有，不可教也。”一副老师架子，真叫人不服气，想想他把牛刀，何必捧到家里来杀鸡呢？于是我在帐簿上写了几句打油诗：“进钱以左手，出之以右手，左手不如右手顺，钱如流水非由我。”记帐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岂只是这一件事，在日常生活上，你只要向他一请教什么，他那高山仰止的老师威严就出现了。你若是问他去某某地方怎么走，搭什么车。他先不开腔，从书架上取出花花绿绿的台北市地图，打开来在上面指指点点：“你来看嘛，搭这路车，到这里下车就朝东再转南，不要向北走。”我哪分得清东西南北，我只会左右转，前后转。跟我说东南西北，我就成了迷途的羔羊。我尤其不喜欢看地图，在中学时，我的地理常常只有六十分。现在还要拿放大镜在地图上转，更叫我头晕眼花了。他生气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嘛，算了算了，你就坐辆计程车多省事。”偏偏我是个不喜欢坐计程车的人，一年到头，不分春夏秋冬，不论天晴下雨，总是一把伞，一双平底皮鞋，三种不同的公车回程票，就跑遍天下。可是他说：“你的时间都等车等掉了，你知道吗？时间就是金钱，你知道吗？”我怎么不知道，就因为他喜欢搭计程车，花钱太多，我就偏偏搭公车，把他花出去的车钱省回来。他又喟然叹息道：“你真是固执得跟自己过不去，我呢？宁可钱吃亏，不可人吃亏。”

问路的事还不说，最使他发挥权威的是关于各种机器的用法。当我们刚买冷气机时，问他先开那个钮子，他不耐烦地说：“自己看嘛，边上不是有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吗？”我偏偏

懒得看，于是他来说了。中文里夹英文单字，好像出国多年，刚回来的样子，幸亏他的四川英文，我已习惯了。他指着钮子说：“这是苦儿（Cool），那是我磨（Warm），这是阿富（Off），那是阿翁（On）。最要紧是开的次序，一定要先按反衡（Fan）才按苦儿，再按苦尔德（Cold），机器才不容易坏。”太复杂了，我宁可热点，每天等他下班回来才由他按钮子。还有教拍照，他更神气了。说我头脑简单，距离、光圈、速度等等一概搞不清，索性不必管。每回我要借用他的照相机，他就把各点都固定起来，只叫我对黄点点里，两个鼻子合成一个了就按钮子。前年我访美时，临行前夕他才把全部原理匆匆说了一遍，我哪有心思听。在芝加哥时，相机故障了，拿到店里请教一位店员，他详细给我讲解一遍，我才恍然大悟，拍出照来非常艺术，寄给他，他写信夸我“困而后学，孺子可教。”轮到他自己为人拍照，那就学问大了。让你站在大太阳里，晒得鼻子冒油，笑容在嘴角都僵了，还没拍，催他快点，他说是为了构图、布局、层次……功夫好深。可是拍出来的照，常常是一棵树长在头顶上，或是天地玄黄，朦胧一片，不知有什么构图，什么层次。可是无论如何，拍照总是他的嗜好，一项最正当的娱乐。

他还有一样嗜好，就是躺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看书报杂志（这一点，我想所有的先生们都差不多）。在这时，天塌下来也没有他的事。跟他说什么也听不见，给他端一杯牛奶，倒知道往嘴边送。问他：“够不够甜？”点点头，“要不要加点阿华田？”再点点头，“加了会太甜吧？”却又摇摇头。我火

了，大声问：“你到底要不要加嘛？”他还是点点头，他就这么保养元气，不开金口。我气不过，有时就故意不给他拿吃的，他饿慌了也会问：“有什么填肚子的没有？”“自己做的南瓜糕好吗？”“不要土点心。”“给你买椰子饼好不好？”“好。”他虽然百分之百崇尚中国文化，点心却爱吃洋的。水果喜欢吃苹果，他认为贵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所以在台湾，他喜欢吃苹果，到了日本，他又想吃香蕉，反正跟钱过不去。

我倒不是舍不得钱，是他那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让人受不了。起居饮食上，他的习惯一成不变，叫我不要勉强他吃不爱吃的东西，做不爱做的事，我都无所谓，可是和他商量家务，他也是“板门店谈判”，充分发挥了权威。“这种小事，你不必操心，听我的没错。”“大事情呢，当然由我决定。”我还有什么主意好拿？即使有主意，要他接纳也是千难万难。“你难道不知道我的血型是O型吗？遇事考虑周详，一经决定，择善固执，由我来做决定，也是给你分劳呀！”这是他的理论。

倒是有一件事，对我帮忙最多的就是替我找东西。我的急性子加上健忘，日常用物常常不知去向，他就问我前一分钟在干什么，后一分钟又到了哪一间屋子，如此卷地毯式的追踪，一下子，就被他发现了。他也有心帮我做家务。星期天一早起来，他一定说：“今天我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帮你拖地。”如是者起码要念上三遍，念到第三遍时，我的地已经拖干净了。他就说：“你何必这么性急呢？搁着我自然会做的。”他说。这就是他的修养功夫。

数落了他半天，仔细想想，尽管他在家既懒又笨拙，在办公室却是个标准公务员，他说：“两点之间，只有直线才是最短的线。一切根据法令，就是最简单的直线。”就为他能把握这大原则，所以一切的缺点也都成了优点。在我心中，他确实是位“品学兼优”的好丈夫。

选自《三更梦书当枕》

千里姻缘

张秀亚

俗语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千里姻缘一线牵”。我和他的相遇，说来真也凑巧，他是在抗战前线，和日本军阀作战五年，才辗转于1943年3月5日到了重庆，而我是1942年冬初就离开了学校研究所的教室与助教的职位，在满目荒凉的黄河流域，坐架子车，又在陕西搭乘“闯关”（潼关）火车，于1943年3月7日，才到达了那抗战时期自由祖国的心脏——重庆。冥冥之中，真好像有一只神秘的手在牵引着婚姻的线绳，使这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在三天之内，一前一后，都来到了那抗战的基地。

抵达后第六天，我急于觅得一个理想的工作，以贡献一己的微力，给战时的国族——套用我那时日记上的一句话：“要在时代的齿轮上，做一枚小小的螺丝钉。”当时，我记得穿了一件褐色的夹大衣，颈际飘着一条浅黄色的围巾，带着犹未洗尽的征尘与一脸稚气，以奔赴大后方的爱国学生的身份，全无介引的，贸然去拜谒一位在社会上及学术界极孚众望，且向极爱护青年的长者。凭了我纯真无伪的谈吐，爱国的热诚，在校期间完成的一本肤浅的文艺小册，那位蔼然的长者，居然答应推荐我去为一家大报编副刊，不过附带着一